

笔与枪：二十世纪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与消解



韩江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 左翼文学是泰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思潮, 成为了促使民众社会觉悟提高的重要思潮。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史不仅是文学发展史, 更是一部泰国民众的思想觉醒史, 同时还是一部文明互鉴史。本土激进思想与域外共运思潮是泰国左翼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左翼文人、泰共、激进学生及庞大的接受群体是推动泰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主力军, 大量的结社与出版物则是泰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主阵地。泰国左翼文学发端于泰国社会政治急剧动荡的二十世纪初, 并随着泰国社会政治的不断变化而经历了巅峰与低谷的更替, 为泰国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 泰国左翼文学逐渐走向了消解。泰国左翼文学是泰国文学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创造了无数至今难以超越的经典著作, 彰显着文学的“人性”特征。这些著作无论是对泰国文学还是对整个世界文学来说, 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 泰国; 左翼文学; 二十世纪; 发展与消解

DOI: [10.57237/j.ha.2024.04.003](https://doi.org/10.57237/j.ha.2024.04.003)

Pen and Gun: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olution of Thai Left-wing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an Jianghua*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Left-wing literatu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trend in Thailand in the 20th century, becoming a significant force in raising public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eft-wing literature in Thailand is not only a history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but also a history of the awakening of Thai people's thoughts and a history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local radical ideology and the movement of communism outside the country ar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eft-wing literature in Thailand. Left-wing literat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 radical students, and a large receptive group are the main force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ft-wing literature in Thailand. A large number of associations and publications ar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ft-wing literature in Thailand. Thai left-wing literature origina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Thai society and politics were rapidly turbulent, and experienced peaks and valleys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ai society and politics,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Thai people. After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全球传播数字融合实验室科学实验培育项目 (编号: 2022ZY-WX03).

*通信作者: 韩江华, hanjianghua@scu.edu.cn

收稿日期: 2024-09-11; 接受日期: 2024-11-08; 在线出版日期: 2024-12-24

<http://www.humarts.net>

nearly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wave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90s, left-wing literature in Thailand gradually declined. Thai left-wing literature is a shining pearl in the history of Thai literature, creating countless classic works that are still difficult to surpass, showcasing the "humanity"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These works are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for both Thai literature and the entire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 Thailand; Left-Wing Literatu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velopment and Dissolution

1 引言

“民族、宗教、国王”三维一体的思想体系是泰国统治集团自素可泰王朝以来一直推行和维护的社会意识形态之核心。婆罗门教“神王”观及佛教“业报轮回”观使得“高贵者生而高贵”的观念在泰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源于血统传承的王室集团的统治具有无需自证的先天合法性，并被赋予了“神”一样的绝对权威，是泰国的精神领袖和道德象征[1]。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泰国自大城王朝时期开始便出现了批判以“王权神化”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统治体系的本土激进思想。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本土激进思想和国际共运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左翼思潮逐渐成为了当时泰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在 20 世纪，泰国左翼思潮成为了促使民众社会觉悟提高的重要思潮[6, 18]。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泰国左翼文人发起了“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的进步文学运动，对泰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泰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怀柔政策使得泰国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左翼文人与泰共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决裂；激进学生开始回归课堂，潜心学业。这一变化导致泰国左翼文学开始走向低潮。到了 90 年代，国际社会开始向全球化和民主化转型。泰国顺应世界潮流，再度开启了民主化进程。至此，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成为了泰国各阶层追求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导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泰国左翼文学思潮及其话语体系开始逐渐消解，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左翼文学思潮在泰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左翼精神备受当时的泰国文艺界推崇，被认为在批判社会黑暗现实，倡导社会民主与平等权利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泰国 20 世纪的左翼文学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现有的研究大都是将每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作品进行单独的分析、研究，并未探讨和揭示这些作家、作品及社会政治之间的内在

联系，更未将其作为一个“左翼文学”的世纪整体来探讨它的产生、发展和消解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内在因素。

为此，本文将全面梳理和研究泰国二十世纪左翼文学的发展历史。一方面意在対泰国左翼文学进行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意在通过此回顾和总结揭示泰国文学自身的传承演变脉络及泰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鉴交流。本文中提及的泰国作家名称、作品名称、及作品内容皆由笔者直接译自泰文原版，人名全部采用音译，其它则采用直译和意译。

2 二十世纪泰国左翼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消解：基于二十世纪的泰国政治与社会视角的解析

2.1 泰国左翼文学的初创期

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的泰国处于从封建君主专制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期。以国王为代表的旧统治阶级权力旁落，被迫接受君主立宪政体；而以新兴资产阶级为首的新统治集团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导致自身根基不稳。此时的新旧统治阶级都无暇顾及文学的发展，这为泰国左翼文学的产生和自由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国内社会环境。而此时的全球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化浪潮以及世界左翼文学思潮、共运思潮等为泰国左翼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大环境。这一时期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表现为一方面大量译介了国外进步理论和文艺作品，诸如《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社会形态演进》《家庭、私人财产、国家的起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高尔基的《母亲》等。这些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成为了泰国左翼作家们学习的对象，并促使泰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左翼作家群体，极大地促进了二十世纪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泰国开始出现了抨击

泰国社会等级制度,揭露社会腐朽与黑暗,主张个性解放,倡导民主、自由等进步观点的左翼文学作品,如《男子汉》《人魔》《降服》《共存的世界》等。这些作品对封建贵族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提出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社会行为和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门第出生和爵位等。这一时期的泰国左翼文学作品,重视“人”本身的社会价值,注重反应社会现实生活,倡导和追求平权。当然,由于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左翼作品并非尽善尽美,对现实黑暗的剖析不够深入,思想性不够成熟。但是作为草创期的左翼文学作品,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2.2 泰国左翼文学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是泰国军人执政的集权专制时代。这一时期的泰国一方面刚刚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另一方面军人掌权,大肆推行集权与专制,这使得泰国社会政治动荡,百姓生活极度困苦。为了获得让自己站稳脚跟的一席之地,工人、农民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中,争取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一时期的泰国左翼文人群体站在了民众一边,开始积极探索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左翼文学家们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消遣文学,提出作家应该“为社会服务”,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生活,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翼”[7]。在这一时期,曾长期旅居中国,深受“延安精神”洗礼的乌栋佗·斯瑞素万提出“作家应该团结民众,与他们共同去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并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当做思想武器和工具,去引导民众为争取公正和自由而斗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歧视”[7]。阿砂尼·颇腊淳提出“文学的意义在于启迪民众的理性与智慧,作家应该创作符合现实生活需求的作品”,并提出了“人类平等理念”,认为“作家应向工农劳动者学习,走大众文艺的路线”[8]。此外,阿砂尼·颇腊淳翻译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一时期的泰国左翼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泰国左翼文学以工农劳苦大众为核心对象的创作理念,开启了泰国文艺与工农大众结合的热潮,形成了泰国左翼文学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泰国左翼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进步作品,如古希腊普·塞巴拉迪的《后会有期》《向前看》《降服》《人魔》《男子汉》《共存的世界》《结婚》《爱与恨》《生活的战争》《我的见闻》,中短篇小说集《向往》等等,社尼·韶瓦蓬的长篇小说《婉拉雅的爱》《魔鬼》,西

拉·沙塔巴纳瓦的《奴隶城》《市井悲剧》《这块土地属于谁》,伊萨拉·阿曼达贡的《等到人人皆兄弟的世界》《罪恶的闪人》,苏瓦·瓦刺迪罗的《上帝》《浴血的土地》,等等。

其中,古希腊普·塞巴拉迪(Kularp Saipradit)是这一时期泰国左翼文学的旗手,被称为“泰国文学天空中的王鸟”。他主张将泰国传统的仅供皇室和贵族娱乐的旧文学革新为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新文学。他的作品大都表现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平等与个性解放,向往自由民主,抗议社会的不公。如他在《男子汉》中写道“毫无人性的人拿穷人当畜生看,却还要处处受人尊敬……卑劣者享受着崇高的社会名望,而真正高尚的人却在埋头苦作,像奴隶般的活着,公理何在?”栾文华曾对他的作品评价道“作品从整体上把握住了时代的特点,他对腐朽事物的暴露是着眼于其必然灭亡的基点上,对新鲜事物的歌颂是着眼于新事物必然战胜和代替旧事物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上,这就使他的作品达到了一个历史真实的新高度。这些作品不但能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给了人们以思想上的启迪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4]在《后会有期》中,他通过小说叙事的方式揭示了当时泰国物产富饶,官富民贫,处处充斥着剥削与压迫的黑暗现实,并暗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泰国的社会弊端,其思想对当时的泰国知识分子影响至深[4, 18]。古希腊普·塞巴拉迪还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文学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反应并受历史的制约,作家应该重视生活中的细节,使自己的作品充分展现时代气息。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泰国无疑是非常进步的,对当时的泰国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

而这一时期的阿砂尼·颇腊淳(Assanee Polajun)则被称为泰国“左翼”诗歌的奠基者。他的作品富于批判精神,代表作《东北》描写了泰国东北贫民的苦难生活,通过诗句“天旱无雨烈日炎,满地黄沙扑面掩。汗尽泪干身心疲,家无余粮绝望眼”展现出了劳苦大众内心对天灾人祸的愤怒和怒吼。他的诗歌对后来的泰国左翼作家(尤其是70年代的那一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翻译了毛泽东的诗词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翻译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了泰国第一个翻译鲁迅诗歌的人。泰国著名学者温耐·栗晒曾评价“鬼先生(阿砂尼·颇腊淳笔名)及其他激进文人的主要作品都深受他翻译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9]。他于1951年起担任《政治周刊》幕后总

主编，积极投身工人阶级运动。五十年代中后期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沙立政府推行“反共、肃清”政策，大肆抓捕左翼文人，阿砂尼·颇腊淳至此便完全消失在泰国公众视野中。

2.3 泰国左翼文学的第一次低谷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这一时期先后执掌泰国政权的銮披汶·颂堪、波特·沙拉辛、沙立·他那叻和他依·吉滴卡宗军政府都推行反共政策，打压进步、民主力量，被泰国史学家称为“政变与独裁时代”、“黑暗时代”等[10]。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初的泰国左翼文学发展走向了低谷。这一时期泰国政府颁布了禁书令，将大批左翼文学作品定性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而列为禁书，并大肆抓捕左翼文人。左翼作家和记者们，要么被捕入狱，要么逃往泰北山林投奔泰共，要么流亡海外。如吉特·普密斯克、伊萨拉·阿曼达古等被捕入狱，古腊普·塞巴拉迪则流亡中国，等等。由于左翼文学遭受了军政府的镇压，消遣文学强势复苏，很快占领了泰国文坛。这一时期的泰国经济低迷、政治动荡。有识之士（尤其是左翼文人们）开始沉下心来重新审视和剖析社会现状，积蓄和酝酿着新的革命力量，并秘密组建了自由出版社，匿名出版了部分左翼文学书籍，使得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得以延续。

吉特·普密斯克（Jitr Pumisak）是这一时期泰国左翼作家的典型代表，他被美国学者弗拉德称为：“泰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泰国人民的革命典范”，并认为“吉特·普密斯克的革命思想已经牢固地树立在了泰国人民的心中，且永不磨灭；这种思想及其唤起的革命也将在历史上永垂不朽”[6]。他在1955年被军政府释放后，前往泰北参加了泰共领导的丛林游击战，于1966年5月5日被警方枪杀。其代表作有：《萨克迪纳时期的文学批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生活与艺术》《政治诗》《泰国封建主义的真面目》《人民诗》《关于宗教的作文》《拉布利人》《母亲的诗歌》，代表性译作有：高尔基的《母亲》《马克思小传》及周扬的讲话。

《泰国封建主义的真面目》是吉特·普密斯克一生的最高成就。在该书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形态”“阶级矛盾”等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泰国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将当时的泰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1]。在《萨克迪纳时期的文学批评》一书中，吉特·普密斯克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无产阶级立场，同时对本土激进主义思想家西巴拉、马哈摩恩德瑞、提姆·苏噶杨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并给予了极高评价，为读者了解前辈的进步思想提供了范本[12]。而在《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一书中，吉特·普密斯克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确立了文艺工作的无产阶级立场[13]，是泰国左翼知识界成熟的标志。他的文学创作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关注底层民众的诉求，全面论述了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他的《致农人》诗歌中真实地描写了农民所受的压迫和生活的艰辛“辛苦劳作无人知，汗如雨下农人晓。旁人鲜有知心酸，五谷丰收入他口。”而在《致工人》一诗中，吉特·普密斯克对资本家的剥削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工人的遭遇则充满着同情，诗中写到“锦衣玉食资本家，受压挨饿穷苦人。官家只为钱折腰，遍地饿殍视不见。”在《拉布利人》一文中，吉特·普密斯克通过对拉布利人流浪生活的现实描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对泰国佛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佛教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只能解决个人“欲望”问题，而无法解决当时的泰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弊病，并提出了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方法来解决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

吉特·普密斯克一身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一直将鲁迅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泰国当代著名学者维塔翁于1981年在《世界图书》月刊上发表了《从鲁迅到吉特·普密斯克》，文中曾描写到“一进门就会看到挂的鲁迅照片……到访的邻里亲朋经常会问吉特·普密斯克的母亲‘照片里的人是谁’，其母亲则会说‘是他的父亲’。吉特·普密斯克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吉特·普密斯克的著作《泰国封建主义的真面目》中的思想正是来自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一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里是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4]

此外，吉特·普密斯克1965年在《祖国周报》上发表的《文艺工作者新年之任务》对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进行了最为经典的

翻译和诠释, 该译文同年被《文艺为人生》《艺术大学的迎新生书》等文学期刊刊载[15]。2002 年尼雍·帕猜探在《文化艺术》杂志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 吉特·普密斯克被“扔在地上”》认为吉特·普密斯克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批判和讽刺的手法描写泰国的社会与政治现实,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17]

2.4 泰国左翼文学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军政府的长期高压政策极为不满, 泰国于 1973 年 10 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独裁, 争取民主的运动。游行示威群众要求当局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领袖、教师及民主人士。他依军政府于 14 日出动军警对示威群众进行武力镇压, 导致了近百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使得对抗升级。为了平息动荡,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在流血事件发生后随即发表公开讲话, 反对军政府的武力镇压, 同时宣布解散他依内阁, 任命法政大学校长汕耶·坦玛赛为临时内阁政府总理, 着手恢复国家的和平状态。翌日, 独裁者他依被迫流亡海外, 民主力量获得暂时胜利, 泰国历史上将这次事件称之为“10.14 事件”。

“10.14 事件”是“泰国城市左翼文人在经历了长期的极端镇压后的绝地反击与再现”[18], 对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促使了第二次左翼文学高潮的出现。新上任的内阁政府奉行较为开明的政策, 为左翼文学的复苏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这一时期很多左翼出版社大量出版了吉特·普密斯克、古希腊普·塞巴拉迪、伊萨拉·阿曼达古、塞尼·韶瓦蓬等左翼作家的作品, 诸如《后有期》《向前看》《婉拉雅的爱》《萨克迪纳时期文学批评》《艺术为人生, 艺术为人民》等等。与此同时, 这些左翼出版社还大量出版了泰译版的国外进步文艺作品, 诸如高尔基的《母亲》, 鲁迅的《阿 Q 正传》《狂人日记》,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李新田的《闪闪红星》等等。这一时期, 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文学作品便是《作者的责任》一书。该书收集了诸多当时的泰国左翼作家的作品, 同时也收录了老舍、鲁迅和丁玲对文学看法的演讲稿。这些左翼作品反映了独裁政权与左翼文人、学生、工农群体之间的矛盾, 呼吁广大人民觉醒, 积极参与斗争以争取自由和民主之权利。同时作品还阐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政治蓝图。

2.5 泰国左翼文学的第二次低谷期与消解期

泰国政治改革在经历了 3 年的短暂试验后, 民主宪政体系很快便被终极了。1975 年大选后上台执政的克拉·巴莫内阁颁布命令, 允许在 1973 年“十月革命”中被流放海外的巴博·乍鲁沙天、他依·吉滴卡宗、那依·吉滴卡宗回国。这引起了左翼文人、学生、工农群体等的极大不满。以左翼学生为主力的抗议群众于 1976 年 10 月 5 日开始在法政大学校园内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示威。1976 年 10 月 6 日以前三军最高司令沙鄂·差罗如海军上将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发动军事政变, 接管了国家政权, 并对法政大学校园内的抗议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造成了一百多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流血事件, 史称“十月流血事件”[20]。此次事件使得泰国左翼文学运动再度遭受重创, 左翼作家们要么转入地下活动, 要么投奔泰北丛林中的泰共[19]。至此, 泰国左翼文学运动再次进入低潮, 转入地下活动。

在经历了漫长的军政府独裁统治之后, 1988 年泰国终于再次迎来民选政府。新上台的差猜·春哈旺内阁主张政治和解, 并于 1990 年颁布了《泰国取消禁书暂时法令》。这一法令的颁布使得左翼文学再次获得了合法活动的身份。在经历了诸多磨难后的左翼作家们变得更加理性。他们开始反思过去, 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的革命运动, 并以批判的口吻揭示了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有的作品还批判了那些加入泰共后在斗争中表现的差强人意的左翼文人。自此, 泰国城市左翼文人与泰北山林中的泰共开始产生分歧并最后走向了决裂。受当时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加之泰国社会已趋于稳定, 左翼作家们的文风渐渐地由批判转向了对回归的渴望。如阿舍瑞·塔莫玛褚的《琨通: 望你在晨时归来》讲述了一个母亲在家里期待远从丛林参加游击革命的孩子早日回家的故事。该故事代表了当时整个泰国主流社会的心声: 希望身处丛林的泰共游击队接受政府招安, 早日回归社会, 实现全社会的政治和解。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泰国左翼作家们开始接过政府的橄榄枝, 从以前的批判者逐渐变成了规划与展望者, 正如纳瓦拉特·澎湃布恩的诗歌《只有行动》表达的那样, 政治青年们时刻讨论的是泰国改革的美好蓝图, 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在民主语境下, 泰国左翼文学运动开始转型并最终走向

了消解。

3 思想基础、人才队伍、接受群体与发展阵地：二十世纪泰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解析

思想基础、人才队伍、接受群体与发展阵地是一个文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必备要素。任何一个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在特定思想的激发下所掀起的，并依靠特定的载体和接受群体而存在和传播。对于二十世纪的泰国左翼文学，本土激进思想与域外左翼文学思潮及共运思潮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左翼文人、泰共与激进学生则是推动其发展的三大主力军，大量的工农群众和学生则是其庞大的接受群体，而大量的结社与出版物则是其发展的主阵地。

3.1 思想基础

自泰国立国以来，“王权神授”便一直是统治阶级奉行的正统思想。任何反对王权，拒绝接受以国王为核心的统治阶级实行的道德、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思想都被认定为是反动思想[21]。但自大城王朝（Ayutthaya Dynasty, 1350-1767）晚期开始，泰国便出现了批评“王权神授”“高贵者生而高贵”及其阶级等级制度等的激进思想。这些批判者大都为一些思想开放的文人，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评融入在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首位公开批判“王权神授”等思想的泰国激进文人是 大城王朝那莱国王时期的文人西巴拉。他在诗歌《阿尼律陀堪禅》和《西拉巴伤怀诗》中融入了自己对当时社会不公的批判。诗人强烈批判了贵族生而高贵的思想，其诗句“你我皆众生，死生无贵贱”透露出了诗人“不论阶层，众生平等”的思想。诗人期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来影响和改变统治者的观念，进而消除社会的不公平。之后，曼谷王朝拉玛三世时期的诗人马哈摩恩德瑞（Mahamontri）在其代表诗歌《拉登伦代》和《控诉唱歌》中通过诙谐的语言嘲讽王权，批判阶级等级性，揭露和批判官僚腐败等。在当时的泰国，专门用于描述皇室的尊贵文句通常是不能用于平民的，但是马哈摩恩德瑞却在《拉登伦代》中，把赞誉王宫的经典语句稍作变换后用于描述乞丐伦代的

住处：“殿宇巍峨高耸，陋顶可观苍穹。高墙密林环绕，鹰犬狂吠报时。”诗句通过错位应用和诙谐戏谑的隐喻，表达出了对王权的嘲讽和批判。而在《控诉唱歌》中，诗人通过诗句“召坤拉亚玛，可怕如魔鬼。称霸马嘎鄢，百姓怒无言。乘舟似巨鳄，行步如猛兽。进宫高声奏，校军气焰嚣。碟盏堆如山，掌伞似王家。”将官员亚幕恩·拉加玛的恶行描述的惟妙惟肖，深刻地控诉了贵族、官僚对百姓的盘剥和欺压。自此以后，批判王室贵胄和腐败官僚成为了泰国激进文学的主要内容。出生于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时期的诗人提姆·苏噶杨通过诗歌创作来抨击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并直接抨击了当时的国王。其代表作《流浪的廊开》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国王及其统治集团对百姓的欺压和掠夺。其诗句：“募集军粮欺百姓，官吏入户刮余粮。言辞凿凿征兵粮，事实中饱私家囊。官吏贪心蛇吞象，狮口欲壑实难填。”真实地再现了官吏、军队对普通百姓的盘剥和压榨。提姆·苏噶杨是从激进主义视角彻底分析泰国阶级社会特权的第一人，其对受剥削者的苦难的描写和分析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用的分析方法和动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提姆·苏噶杨诗歌语言在表述上更为隐晦[21]。

这些本土激进文学的出现冲击了泰国文学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传统。激进文人以文学为武器揭露和批判泰国封建王权统治下的黑暗与不公，为泰国二十世纪左翼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本土基因。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共运思潮和左翼文学思潮开始传入泰国。天皖是第一位站在西方政治视角批判泰国传统封建制度的文人。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抨击泰国封建君主专制及其官僚体系的。由于他的批判言论严重激怒了当时的统治者，他被逮捕入狱。在 17 年的牢狱生活中，他笔耕不辍，创作了 37 部批判性作品。出狱后，他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先后办了《正义之声的天平》《佳作一隅》两份报刊，是泰国第一位专门办报刊宣传自己思想的激进文人。他极力呼吁民众应该觉醒和团结，并将自己对民众的期望写成了一首诗歌：“蜂蚁聚群无敌手，艰难险阻皆无惧。聚小成多力量大，无私为公即无畏。事事慎重勿损人，克己奉公聚人心。”天皖在其诗歌《无眠之梦》中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泰国社会的清单，是泰国第一个提出废止君主专制和改革宗教的激进文人。他终其一生，旨在向泰国民众传递这样一个观念：任何平民都可以投身社会，为泰国的美好未来而奋斗[21]。

帕亚·苏瑞亚努瓦是另一位将国际共运思想和左翼文学思想引介到泰国的文人，并促使农村社会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到了当时泰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当中，为泰国左翼思潮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代表作《财产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如何改造泰国社会的方案。

在二十世纪，本土激进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思想及左翼文学思想的引入是对泰国传统思想的一大挑战，为泰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提供了新的源泉，促使左翼运动成为了当时泰国社会运动的主流，极大地促进了二十世纪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

3.2 人才队伍与接受群体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泰国青年人开始放眼看世界，大量接触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左翼文人群体。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源典著作和国外左翼文学书籍作为相互之间的“礼品馈赠或私人借阅”，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群体的思想觉悟。他们认为文化和伦理的变革是首要的，并致力于创作大量的左翼作品，以宣传通过革命建立美好社会生活的愿景，并逐渐形成了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2]。他们认为政治革命必须要以文化和精神革命为基础，提出要通过大众文艺唤醒广大民众，反抗萨克迪纳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

1927 年泰国数百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华裔青年牵头成立了暹罗共产主义青年团，该组织于 1932 年更名为了暹罗共产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后，暹罗共产党于 1942 年改名为泰国共产党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泰国共产党以《大众报》等为阵地，大量发表左翼进步文学作品，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鼓舞民众的革命热情，成为了推动泰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三大力量之一。

此外，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泰国各大学的激进学生也成为了推动泰国左翼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等学校的激进学生大量阅读和传播左翼文学，组建了各种学生联合会，并大规模举行校园集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十月青年”。他们积极与左翼文人群体和泰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成为了推动二十世纪泰国左翼文学发展的三大主力军。

这一时期的左翼文人、泰共和激进学生非常关注和同情底层民众的疾苦，他们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特征。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强调文学应该为社会和广大民众服务，要真实地书写当下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大众的苦难。他们认为他们这一代文人的使命在于从剥削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文学这一工具，使其为广大民众服务，使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成为革命的武器。持有这一观点的激进人士主要包括：素帕·丝丽玛依、古腊普·塞巴拉迪、吉特·普密斯克、乌栋·西苏皖、布鲁昂·万纳西、伊萨拉·阿曼达古、梭·阿披隆、阿砂尼·颇腊淳（笔名：乃丕）、塞尼·韶瓦蓬、阿玛纳·玛达维瓦、萨玛·布拉瓦、吉特·普密斯克、阿努·阿帕皮绒等等。

除了人才队伍外，庞大的接受群体也是推动泰国左翼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韦勒克和沃伦曾说过“作品的成功、生存和在读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作家的名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5]。换言之，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是少数的天才凭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在这背后是创作、传播、接受、反馈的一个连续性的链条，涉及到读者群体和社会集体阅读习惯的演化[3]。在当时的泰国，大量的工农群众和学生是左翼文学作品的庞大接受群体，他们对这些左翼作品的阅读、接受、传播和反馈成为了推动泰国左翼文学发展重要社会力量。

3.3 发展阵地

二十世纪的泰国左翼文学主要是以各类左翼社团和出版物为阵地获得发展的。1925-1935 年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公共舆论”时代，在这一时期，执政者奉行开明的统治，使得舆论环境较为开明。这一时期左翼文人创办了数十种报刊以宣传进步思想，诸如《暹罗百姓报》、《工人报》、《友谊》、《卡西孔》、《西格隆报》、《人民友谊日报》、《君子》等等。

二战期间，古腊普·塞巴拉迪（笔名：西巫拉帕）联合其他左翼文人组建了泰国和平委员会，并于 1952 年与泰国共产党合作起草了第四届和平委员会泰国章程。1942 年泰国共产党创办《玛哈春报》，后来又相继创办了《真理报》《新政治周报》《独立》《祖国》《团结战斗》《亚洲杂志》《革命旗帜》《祖国周报》《溪流月刊》等。这些报刊通过刊登大量左翼作品，以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呼吁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时国内的独裁军政府，争取民主等。这一时期大量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时常在这些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进步作品，诸如：索·古拉玛落黑、

伊萨拉·阿玛达功、萨尼·卡猜、布·卜纳拉巴沽恩、甘哈·康西里、颂猜·艾萨拉金达、提达·布娜、阿萨尼·鹏拉亚等等。这一时期由左翼文人群体创办的报刊还有《大众报》《文学书信》《政治周报》《新道路月刊》《新时代双周刊》《自由》《法政期刊》《祖国周报》《学生之生双周刊》《暹罗时代周报》《良友》《暹罗知识分子》《世界图书月刊》等。其中《文学书信》《政治周报》《大众报》是当时泰国最为活跃的、重要的左翼刊物。

素帕·丝丽玛依创办的《文学书信》(1949-1952)是泰国当时传播左翼思想的先锋杂志,被认为是泰国左翼文学走向辉煌的起点[9]。其主要编辑素帕·丝丽玛依、古希腊·塞巴拉迪、阿砂尼·颇腊淳、萨玛·布拉瓦、萨楠·瓦拉鹏、塔维普·沃拉迪纳都是当时的泰国左翼文人中的先锋性人物。《文学书信》是一个多元化的杂志,兼具文学性和学术性,其刊载的文学作品(包括译作)都是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同时还刊载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介绍性和分析论述型文章。素帕·丝丽玛依在一次访谈中曾这样解释《文学书信》的办刊宗旨:“我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向处于十字路口的政治青年们阐明左翼、右翼、保守等道路的前景以及说明哪条道路更近些,让他们自己选择要走的路。我们不可以替他们做主,只在于给他们一些启迪。因为我们的职责在于照亮黑暗,而不是做出判断。做判断是伟人的职责。我认为我们要给予青年们的这束光明便是马克思主义”[22]。

《文学书信》先后刊登的阿砂尼·颇腊淳翻译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迪猜·班查差翻译的《阿 Q 正传》,萨隆·丕萨珐的《鲁迅与鲁迅思想》,旦璐·娜瓦钰的《阿 Q 是谁?从哪里来?》等进步作品在泰国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刊出的泰译版《阿 Q 正传》备受读者青睐,正如素帕·丝丽玛依(1981)所说:“果如我们所料,……1952 年 4 月的《文学书信》发行后,不到一周便售罄了……后来还有很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能在刊登一次《阿 Q 正传》……”[16]。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一批泰国马克思主义者组建了作家联合会,并掀起了“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的进步文学运动。他们关注社会底层,通过文学作品来描写和反应社会现实,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左翼文学批评理论,成功消解了一直自居合法统治地位的王权思想和军人集权体制。

之后,1955 年,作为多家报纸自由撰稿人的布鲁昂·万纳西主办了《祖国周刊》并联合左翼文人组建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组织,致力于废止泰国当局颁布的《反共法案》。

此外,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泰国首都曼谷出现了大量的红色书店,专门出售马恩列毛的经典著作及宣传左翼进步思想的文学作品。较为有名的红色书店有:曼谷学术书店、文字发展书店。这一时期,左翼文人组建了大量的出版社,诸如:自由出版社、祖国出版社、文联出版社、花市出版社等。这些红色书店及其出版社有力地推动了泰国左翼文学的发展[22]。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泰国全国学生总会创办了《主权报》大量刊登支持泰国共产革命的作品。1962 年成立的“泰国人民之声”电台也有效地促进了左翼思想的传播。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泰国共产党主办的《亚洲杂志》《祖国》等红色杂志刊登了大量红色作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泰国激进学生又成立了多个左翼团体,包括:国立法政大学的“前线协会”,朱拉隆功大学的“SOTUS”小组,农业大学的“咖啡屋小组”,“泰国独立学生联盟”等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激进的大学生组建,他们意在发起一场文化的“革命”,对那些会导致民众产生虚幻意识的泰国传统经典文学进行警醒式的批判,并鼓励读者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除了结社外,这一时期泰国左翼团体出版了诸多报刊,如:《社会科学评论》《国家》《白色威胁》《太阳》《青年观》《灰尘》《主权报》《经典》《绿色威胁》《七院校》《每日法政报》《百姓》等等。这些报刊对泰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生代左翼文人群体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科学》在 1973 年 3 月刊文《提巴贡: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再次重声文学应该重视和反应社会现实,并宣布再版吉特·普密斯克的著作《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1974 年《青年观》刊发诗歌《革命青年》,该诗歌以富有激情的言语呼吁青年人团结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泰国共产党又创办了《泰国旗帜》《火焰》等期刊以发表左翼作品。

综观泰国二十世纪整个左翼文学的发展,各种左翼社团及其创办的刊物以及左翼出版社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发展阵地,使得大量左翼作品得以传播和流传。

4 结语

任何一个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消解都是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泰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以及当时的全球政治环境为泰国左翼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沃土。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泰国也顺应世界潮流，重启民主政治，实现了社会政治和解。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左翼文学及其文艺批判取向已不再是社会和民众所期许的，其走向消解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泰国二十世纪的左翼文学是不容忽视的。它是泰国文学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创造了无数至今难以超越的经典著作，彰显着文学的“人性”特征。这些著作无论是对泰国文学还是对整个世界文学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泰国二十世纪左翼文学的发展史不仅是文学发展史，更是一部泰国民众的思想觉醒史，同时还是一部文明互鉴史。无论是在泰国左翼文学的草创期，还是在其发展期，亦或是消解期，它都深深地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明的影响，同时也在向世界传递着泰国文明。

参考文献

- [1] 杜洁、薄文泽：《泰国家族制度演变及其启示——基于庇护关系分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29期。
- [2] 杜洁：《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泰国的传播与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34(01)期。
- [3] 李怡：《成都新诗习作群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成长》，《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160-168页。
- [4]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9、261页。
- [5]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100-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 [6] [泰]莫沙：《弗拉德和当代泰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6期。
- [7] [泰]崔森·布恩呷岳：《小说与泰国社会》，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95-145页。（泰文版，笔者译）
- [8] [泰]阿砂尼·颇腊淳：《阿砂尼·颇腊淳文集》，曼谷：泰国萨曼丛出版社，1997年，第383-455。（泰文版，笔者译）
- [9] [泰]温耐·栗晒：《苏攀·丝丽玛依与〈文学书信〉杂志出版社：泰国进步文学走向辉煌的起点》，暹罗之国周报，1994年6月8日。（泰文版，笔者译）
- [10] [泰]班瓠·匹亚潘：《泰国历史》，曼谷：泰国奥迪莎东出版社，1995年，第20-23页。（泰文版，笔者译）
- [11] [泰]吉特·普密斯克：《泰国封建主义的真面目》，曼谷：自由出版社，1973。（泰文版，笔者译）
- [12] [泰]吉特·普密斯克：《萨克迪纳时期的文学批评》，曼谷：自由出版社，1973。（泰文版，笔者译）
- [13] [泰]吉特·普密斯克：《提巴贡：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泰国社会科学》1973年，第7(01)期。（泰文版，笔者译）
- [14] [泰]塔维翁：《从鲁迅到吉特·普密斯克》，《泰国法政大学学报》1981年第05(08)期。（泰文版，笔者译）
- [15] [泰]吉特·普密斯克：《文艺工作者新年之任务》，《祖国周刊》1965年第45期。（泰文版，笔者译）
- [16] [泰]素帕·丝丽玛依：《〈阿Q正传〉与泰国人》，丹璐·娜依钰、迪猜·班差猜编著：《阿Q与鲁迅思想》，曼谷：泰国花草出版社1981年，第1-7页。（泰文版，笔者译）
- [17] [泰]尼雍·帕猜探：《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吉特·普密斯克被“扔在地上”》，《文化艺术》2002年第3期。（泰文版，笔者译）
- [18] Flood T: The Thai Left Wing in Historical Context,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75, 17(2).
- [19] Morell, D & Samudavanija, C: Thailand's Revolutionary Insurgency: Changes in Leadership Potential, Asian Survey, 1979, 19(4).
- [20] Winichakul, T: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Past: New Histories in Thailand Since 1973,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26(1).
- [21] Wedel, Y: Modern Thai radical thought: The Siamization of Marxism and its theoretical problem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pp 3, 24, 47-48.
- [22] Tejapira, K: 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1958,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3-116, 168-171.